

M 岁月留痕

弄堂吆喝声

□ 黄克勤

小时候，弄堂里各种吆喝声叫卖声，听起来像民谣。

当春天细雨绵绵时，经常听到修伞人的吆喝声。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的坏伞，是修伞人自己从家中带来的，用来表示修伞的生意好。居民远远就能听到“修伞”的吆喝声，为了强调“修”字，他们会把声音拖得很长，而“阳伞”二字像简谱中的休止符号：“修——阳伞”！

修伞的师傅也会附带修雨鞋，吆喝声就变成：“阿有坏格阳伞修伐，阿有坏格套鞋修伐？”这里的“修伐”变成了短音。

这类吆喝声，音调差不多，好像他们是同一位音乐老师教出来的。

仲夏时节，上海阿婆上场了。她们的打扮几乎一样，身穿干干净净的小花点蓝布衫，手提小竹篮，竹篮里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栀子花和白兰花花蕾，那花蕾水淋淋的，带着翠绿的叶子，散发着浓郁的花香。修长的花蕾，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小竹篮里。

阿婆大都出现在黄昏前后的马路旁，因为有着沁人心脾的幽香，很受刚下班女性的喜爱，她们会买上一朵别在衣服的扣子上。

阿婆卖花不吆喝，也不把“卖”字喊出来，而是唱出来：“栀子花——白兰花——”那声音和花一样温柔，“花”字拖着长音，“栀子”和“白兰”是短音。

晚上七八点钟，阿婆们带着花儿穿街走巷，浓郁的花香弥漫在星空下，成为夜上海一道动人的风景。

晚上八九点钟，挑担子卖粥的师傅出现在弄堂里。为了确保粥是热的，他们在担子的一头放上一只烧柴用的炉子，炉子里燃烧着一团红红的火，在黑夜里显得特别温馨。他们的吆喝声特别有乐感：“桂花——赤豆汤，白糖——莲心粥”。“桂花”和“白

糖”四个字是拖音，后面的“赤豆汤”和“莲心粥”节奏快一些，为的是强调粥里面有“桂花”和“白糖”。

正在看书或休息的大家闺秀们，会从亭子间用绳子放下一只杭州篮，里面放着一只碗和买粥的钱，卖粥的师傅就把粥放进篮子里让她们吊上去。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语言交流，但整个过程暖暖的，糯糯的，充满人情味。

到了秋天，从苏北来的磨刀师傅们肩扛一只长凳，前低后高，低的一头绑着一块厚厚的磨刀砖，高的一头放着几块抹布。他们的吆喝声大嗓门，刮辣干脆：“瞎刀——磨剪刀！”“瞎刀”两字在高音部位拖得很长，“磨剪刀”三字则在中音部位休止。

“瞎刀”苏北方言中是“钝刀”的意思，既然是“钝”刀，那就需要磨了。

过年过节，那些修棕绷藤绷的师傅开始吆喝了。这些师傅身上背着一捆棕丝和藤丝，吆喝带有强烈的职业色彩：“阿有棕绷——修伐，阿有藤绷——修伐？”“棕绷”和“藤绷”都拖长音，而“修伐”成了短音，带有不确定性，像问路一样。因为棕绷和藤绷都是有钱人家用的，而且当天必须要完工，所以吆喝时带着客气和询问。

春节前后爆炒米花的师傅出现了。他们的脸都被烟熏得黑黑的，像关公。他们用小车拖着那个大肚子、墨墨黑的“粮食扩大器”，吆喝起来简单但铿锵有力：“爆——炒米花！”这个“爆”字声音又响又长，而“炒米花”则迅速停顿，和那个爆米机发出的爆炸声十分匹配。

还有一种从不吆喝却穿街走巷的手艺人，他们担子的一头放着很多白铁皮，担子的两头挂着两排串在一起的铜片，发出“哗啦啦叮零零”的金属声，那声音清脆悦耳，一听就知道是铅皮匠来了。

现在，小区里常常听到的是录音喇叭声：“高价回收彩电、冰箱、旧手机、旧电脑、旧电瓶！”这种吆喝声机械、生硬，听上去令人厌烦。骑着自行车回收旧家电的人，表情僵硬、冷漠，那张脸和那些旧电器差不多。

来，其实是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。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“谷超豪星”，就是对这位数学家的最高褒奖。

汪品先是同济大学研究海洋与地球科学的教授，他给我的题词是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他清秀的字体如清澈的海水一样纯净。我在荧屏里看到，满头银发的他，以82岁的高龄，登上“深海勇士”号深潜器，在南海的9天里，完成3次下潜，每次有连续8小时的观察，“海阔凭鱼跃”——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情怀。

还有生物学家谈家桢，应邀到上海石化给我们作报告，他讲到1958年1月6日深夜，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他和赵超构、周谷城，让我觉得分外亲切，因为我和著名报人赵超构是隔壁邻居，曾听到这个“夜话故事”，当然没有谈家桢说得那么详细和精彩。

谈家桢一生致力于破译“生命密码”，将“基因”一词带入中文，组建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院。毛泽东曾4次接见他。

3位科学大家为我写下的题词签名很珍贵，常常让我回忆起他们为祖国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

《建设中的前湾》

顾巍 摄

M 人在旅途

醉翁亭游记

□ 葛慎之

“环滁皆山也”，读过教过无数遍欧阳修名篇《醉翁亭记》，欲往琅琊访醉翁久矣。

今于秋冬之交，远道而来，蹑足登山，得访胜迹，宁不秉心静

气，浮想联翩。天不寒而微凉，秋已深而气爽，登亭览胜，但见云海苍茫，遥想圣贤风尚。那欧阳文忠公，遇挫泰然，遭贬不惊，携酒游山，笑面人生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清酒浇胸中块垒，山水怡愤懑之情。操如椽巨笔，写传世文章。从此，小山因文而名满天下，先生若山而天地永恒。

有宋一代，积贫积弱，文盛武衰，屡遭异族欺凌，却是文人的天堂。太平盛世时，朝廷无文

网无字狱；国难当头时，士人有胆识有担当。唐诗重情，宋诗重理，宋人之情，充盈倾注于新兴的文体“词”中，宋词遂成与唐诗并驾齐驱的空前绝后。宋代文坛群星璀璨，欧阳修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。

立于醉翁亭之颠，望群山环抱，竹树葱茏；吟《醉翁亭记》，思绪万千。先贤之风，山高水长，美哉诗文，后世永垂。能得一游，是为至幸！

M 广角镜

浦江边的芦竹

□ 张勤

家在黄浦江边，除了滔滔江水，印象最深的当数岸边遍植的芦竹。

芦竹是村民为保护堤岸水土而种植的。这些芦竹，也许是得了江水江风的滋养，长得要比别处的高大挺拔。远远望去碧绿一片，似连天的青纱帐，又似黄浦江佩戴的翡翠项链。小时候看到这样成片的芦竹，就知道到家了。

芦竹既像芦苇又似竹子，生命力旺盛，挖掘一段芦竹根埋进

土里，不用去管理，这方土地到了春日，就会爆出芦竹笋来。芦竹的笋跟竹笋类似，但比竹笋细小，也更青翠。从未见有人食用芦竹笋，料想它味道很苦。

芦竹青嫩时，掰下一截芦竹头，将叶子撕成碎丝，模仿做出家人拿的拂尘。在乡间疯玩的我们，感觉一下子得道成仙了。待芦竹顶上开出芦花时，取中间的茎秆，在茎上用锋利的刀片划一条口子，就能做成一个简易的芦笛，吹出呜呜的声音，清幽动听。

黄浦江边的芦竹谁家归哪一段，都是小队里抓阄分好的。秋风起后，芦竹由绿转黄，根茎发硬，就可以收割了。这算不得正式的农活，所以大都要忙里偷闲去完成。我放学后跟着父亲来到江边，将属于我家的那片芦竹用镰刀一根根割下来，整理成一大捆。芦竹有五六米长，不方便

挑，所以父亲就将芦竹根部那一头扛在肩上，芦竹梢拖在地上，半扛半拖地带回家。

芦竹可用来搭黄瓜丝瓜棚。翻地挖蚯蚓晾干做成地龙干，卖给上门收购的小贩。晒蚯蚓就要用到芦竹，因为芦竹轻巧，表面光滑，一条条晾在芦竹上的蚯蚓，干了以后方便摘取下来。芦竹最大的用处是编篱笆。它也是上好的干柴燃料，火力旺盛，经久耐烧。

彼时，每到冬日黄浦江边就遍布斩剩的芦竹根，好似扎满铁蒺藜的陷阱阵地，这是乡人有意留下斜切的芦竹根以避免人们经过时的踩踏，让芦竹来年春日爆出芦竹笋，年复一年。

如今，黄浦江两岸早已筑起混凝土防汛墙，偶尔在乡间一隅见到芦竹的翩翩身影，如见故人般亲切，总要停下脚步多看两眼。

M 心香一瓣

科学大家为我题词签名

□ 金洪远

家里有一本签名本，蔚蓝色的缎子封面，似一片蓝幽幽的海水闪烁。我的同事吴慧芳是全国人大代表，去北京参会前知道我喜欢珍藏名人学者的题词签名，就热心地帮我做这件事。

谷超豪是著名数学家，他给我的题词是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。他培养的弟子有9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有人用“加减乘除”来形容他的一生，加法：研究数学做大事；减法：成功后归零向薄弱领域攻关；乘法：逻辑能力辅以浪漫情怀；除法：成就=教学=桃李满天下。

如果你以为谷超豪只是一位理工男，那就错了，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古典文学，尤其是古诗词。他为我题词，看似随手拈

来，其实是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。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“谷超豪星”，就是对这位数学家的最高褒奖。

汪品先是同济大学研究海洋与地球科学的教授，他给我的题词是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他清秀的字体如清澈的海水一样纯净。我在荧屏里看到，满头银发的他，以82岁的高龄，登上“深海勇士”号深潜器，在南海的9天里，完成3次下潜，每次有连续8小时的观察，“海阔凭鱼跃”——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情怀。

还有生物学家谈家桢，应邀到上海石化给我们作报告，他讲到1958年1月6日深夜，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他和赵超构、周谷城，让我觉得分外亲切，因为我和著名报人赵超构是隔壁邻居，曾听到这个“夜话故事”，当然没有谈家桢说得那么详细和精彩。

谈家桢一生致力于破译“生命密码”，将“基因”一词带入中文，组建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院。毛泽东曾4次接见他。

3位科学大家为我写下的题词签名很珍贵，常常让我回忆起他们为祖国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M 社会观察

邻床

□ 钟敏

一次疾恙，半夜进了急诊室，吊上药水后，听见一阵忙乱的脚步声，邻床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。他被吊上药水后，我问：“你哪里不舒服？”他说：“血压高，心跳快且无规律，我有房颤，你呢？”

我们聊着聊着，突然间，他的头往另一边斜去，监测仪上的心跳成了平线，医生、护士飞奔而来，两位男医生轮流用力按压他的心脏。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场景，我的心在打战。突然，那男人呼出了一口气，两位医生擦着头上的汗，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这三个字，看到了一个人的生命在“去”和“回”的咫尺，生和死的瞬间。生命无常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后来知道，他半夜发病，是自己拨打的

120。当医生问他家谁有谁，须签字时，他说：“儿子在学校里。”

男孩来的时候，并没有感觉到他父亲刚从死亡线上回来，20岁左右懵懂的脸，惘然不知所措。我想，他这年龄，对生和死没有很深的理解。

那男人转入病房后，邻床来了一位王姓妇女。她入院，是因为在马路上突然晕倒。她“三高”严重，但75岁的她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。她性格倔强，做事不管不顾，想上厕所，便毫不犹豫地一下子拔下手臂上正吊着点滴的滞留针，直到鲜血流在被单上，我看到了，才赶紧叫医生。医生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自己拔针头！”她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。”

医生走后，听到她低低的哭声。后来与她交谈，知道她初中毕业后，分配到纺织厂，直到退休。她结婚不久，丈夫即离她而去。她无子女，独居。她说，我这辈子就是一个“苦”。她在工厂三班倒，这可以从她粗大的手骨和变形的脚骨看出来。几十年隆

隆的机声，让她习惯了说话声音很响，也使耳朵变聋。可在她粗糙的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是单纯的表情。她说话直截了当：“年轻时，就没了家，现在，又一身是病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”

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整明白，几十年匆匆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是渺小或者伟大……“想那么多干吗？”我对她说。此后，她打点滴想尿尿了，我就帮她提袋上厕所。

另一侧邻床是一位87岁的张老太，她心衰，每分钟心跳40以下。她对我说：“70岁时，我就想装起搏器，可是心跳每分钟在40以上，没能如愿。”她还告诉我，有一位93岁的老太，这次来医院是第三次为起搏器换电池。起搏器的电池一般可用8年。93岁的老太临走时，笑着和医生打招呼：“我的起搏器再换电池时，我就100多了。”

原来，心脏可以“被动”地敲响，可以人为地把它设定在每分钟60跳的最佳状态。